

经典
系列

吴强
著



红 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

经典
系列

红

日

吴强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日/吴强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06-8662-0

I.红…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4233号

作 者: 吴 强

责任编辑: 刘茗茗 叶施水 张 正

书籍装帧: 薛 磊

设计制作: 北京河上视觉传达机构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 (010) 84049126

门市部: (010) 84039659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4

字 数: 412千字

版 次: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2版

2004年4月北京第3版 2009年1月北京第4版

2009年8月北京第5版

印 次: 2009年8月北京第45次印刷

印 数: 1654051—1656050册

定 价: 6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修订本序言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编织起来写成文章的想头。差不多日里、夜里、风里、雨里,都要行军打仗,就是战后休整,也很少空闲。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大概是两个月以后,在夜渡胸河的时候,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的《士兵报》也丢掉了。

不知是什么缘故,笔下写不成,心里却老是想写,有时候,竟打起腹稿来,仿佛着了迷似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骼,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

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这样写法,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不能不是有根有据的真情实事,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虚构。因而写到我军的野战军领导、指挥人员如陈毅司令、粟裕副司令,敌人的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便用了真姓名。敌我两方的大多数人员和人民群众,就由作者给他们起了名字。如我军方面的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陈坚、杨军、华静、阿菊、葛成富,敌人方面的何莽、张小甫,等等。在写作过程里,我感觉文学赋予我的创作上的自由权利,我是充分享受和使用了的。史实不但没有限制和束缚我,反而支持和方便了我,使我能够沿着一条轨道,比较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段写作路程。

的确,我感到吃力、紧张。有时候,心跳得厉害,有时候,夜不成眠。睡到深夜,忽然梦中醒来,想起了一个什么情节,或者对已经写好的字句,觉得需要进行补充、修改,便从床上披衣而起,扭亮了灯,又临时写了一点,是有过好多次的。自然也跟大家一样,我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在这本书终于脱稿以后。毛病总是有的,我自己深深知道,以我自身的条件,写这样的作品是不相称的,以这样的宝贵历史题材,作为我写作的实验的对象,我感到简直是一种罪过。直到现在,书已出版了两年,我的心情,还常常觉得沉重、不安。但是,我也快乐,我觉得历史、生活,今天的时代、社会,给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哺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能够享受到写成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幸福。

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

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像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对于他们,我又十分惭愧,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有时候,显得手不应心,有时候,连心也显得愚钝,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我写了敌人,其中着重地写了一个张灵甫。张灵甫这个匪徒,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才智。他猖狂已极,反动透顶。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淮北,两次进攻涟水城,在莱芜战役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他竟傲然拒绝接受,胆敢深入沂蒙山区的我军腹地。在孟良崮被歼就戮,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我在他的身上,特地多费了一些笔墨。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譬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作了多大的夸张?是 I 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这样说。我写了爱情,但我不是把爱情作为主题的。在客观生活里,爱情有份,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生活里有爱情,就可以写爱情,当然是对的。生活里有爱情,忽略它,不写它,那也未为不可。写,不写,听作者自由抉择,这在我动笔以前,就理解到的。我在这两者中间徘徊过。大概是由于听到有些人说过写军队、写战争就不能写爱情,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

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表示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不妨写点爱情生活,我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既然写了,也就只得写了。“经一事,长一智”,事后检视一下,在这个方面的破绽,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我觉得,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有多写了几笔之处,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也有,可以这样写,而我那样写了。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便补救了一下,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对这一部分,都作了一些改动。

在作品的其他方面,也还有我所难以避免的和可以避免的败笔,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出版前后,关心我的同志们,曾给我许多帮助,提供有关资料,提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我这本书的写成和进行修改、加工、今后的创作活动上,都有莫大益处。

一九四九年是难忘的奠定革命基业的一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觉十年了。

十年来,风展红旗,激流滚滚,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迈步直前。哪个方面都在经过火热的斗争之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像十年以前的莱芜、孟良崮、辽沈、平津、延安、淮海等等伟大的胜利的战斗那样。

我们的心情舒畅,我们的生活多彩而幸福。

看到美好的今天,瞭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更不禁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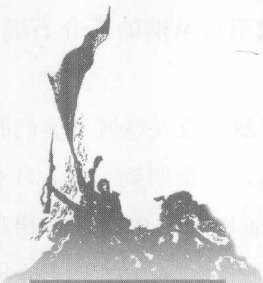
为的表白一下心情,更为了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年,说了上面一些话,并作为这次修订本的序言。

吴 强

一九五九年五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49)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11)
第七章	(132)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96)
第十章	(222)
第十一章	(257)
第十二章	(279)
第十三章	(316)
第十四章	(338)
第十五章	(363)
第十六章	(387)



第一章

灰暗的云块，缓缓地从南向北移行，阳光暗淡，天气阴冷，给人们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

涟水城外，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寂寞地躺着。

开始枯黄的树林里，鸟雀惊惶地噪叫着，惊惶地飞来飞去。这里特有的楝雀^①，大群大群地从这个村庄，这个树林，忽然飞到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里去，接着，又从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飞到远远的村庄、树林里去。

淤河堤岸的大道上，平日过往不断的行人、旅客，商贩的车辆、骡马也绝迹了。南城门外，那棵出生了二百四十年的高大的巨伞般的老白果树，孤独地站在淤河边上，在寒风里摇曳着枯枝残叶，发着唏嘘的叹息声。

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高粱、玉米、黄豆已经收割完了，枯黑的山芋

① 楝雀，状似白头翁鸟，但比白头翁鸟肥大一些，吃楝树枣子，窠巢砌在楝树上。

藤子，拖延在田里，像是一条条长辫子。农场上大大小小的一堆堆高粱秆、豆秸，寂寞地蹲伏在那里。听不到鸡啼，看不到牛群，赶牛打场或者进行冬耕的农民们悠扬响亮的唢呐声，也好几天听不到了。

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

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①，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

这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十架、二十架、以至三十架一批一批的飞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的四周的上空盘旋、轰鸣。炸弹成串地朝田野里、房屋集中的所在和树林里投掷，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从地面上腾起，卷挟着泥土，扬到半空。大炮的轰击，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有时候，炮弹像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房屋、树木、花草，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发着颤抖。

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戒备在战壕的掩蔽部里，已经两天半了，一个手榴弹还没有打过，步枪子弹每人补足了八十发，除去昨天上午，飞机飞得实在太低，翅膀几乎擦上了白杨树梢，战士张华峰觉得它过于张牙舞爪，欺人太甚，对着飞机翅膀上“青天白日”的徽记打了一枪而外，大家都还一发未动。

“这打的什么仗？我还是头一回！”斜躺在掩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气闷地说。

“这是炮战，最新式的！”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

“炮战？我们的炮呢？”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问道。

“是好汉，到面前来干！蹲在老远放空炮，算得什么？”机枪射手金立忠气愤地自言自语着。

“不要急！他们总是要来的！”班长杨军正在擦着刺刀，对金立忠说。

秦守本眨眨红红的眼睛，向班长望望，嗟叹了一声。

杨军觉得秦守本的情绪不好，把他手里的刺刀，在掩蔽部的土墙上刺了一下，说道：

“我们的刺刀、子弹，不会没事干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大炮！”

^① 七十四师系原七十四军整编而成，相当于原来的军。下辖三个旅，旅相当于原来的师，旅下辖三个团。

正在说着，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的地方，轰然炸裂开来，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哗哗沙沙”地震落下来。在他们附近，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弹药手周凤山枕在弹药箱上的头，给震得跌到地上。秦守本的耳朵，虽然塞上了棉花，却仍然感到震痛，他把身子赶紧缩到掩蔽部的里角上去，两只手掌紧按住他的两个耳朵。

“新兵怕炮，老兵怕机关枪。你是新兵？”张华峰忍住笑声，向秦守本问道。

“呃！说实话，机关枪我不在乎，这个‘老黄牛’^①我倒真有点心跳得慌！”秦守本回答说。

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五班、六班的阵地上，传出了叫喊声。

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一个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杨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六班掩蔽部的外面，三个战士正抬着受了伤的六班副班长沿着壕沟运送出去。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他的掩蔽部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他感到幸运，同时，他也感到敌人的威胁渐渐地逼近了身边。“只是坐在这里挨打吗？”他很想带着他的全班，冲到战壕外面去，和敌人厮杀一番。他咬着嘴唇回到掩蔽部里，当他看到秦守本紧紧地抱着脑袋，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挤在掩蔽部的最里边，敌人的炮弹又在纷纷倾泻下来，他的“冲出去”的念头，又马上消失了。

“怎么样？”张华峰低声问道。

杨军轻轻地摇摇头。

“五班门口吵吵叫叫的，为什么？”

张华峰又问了一句，同时爬起身子，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杨军一把将他拉住，说道：

“把我们的工事，再加加工！”

战士们意味到邻班的工事吃了敌人的炮弹，同时仰起头来，观察着掩蔽部的上顶是不是牢固。秦守本的两只沾了泥土的手，从脑袋和耳朵上勉

^① 战士们把大炮叫做“老黄牛”。

强地移了下来，但随即又按到胸口上去。他冷冷地说：

“迫击炮弹，三颗、五颗不在乎。榴弹炮弹么，我看，你们不要说我胆小，一颗就够了！”

趁着炮弹稀疏，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覆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掩蔽部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树干。

整整一天，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前进了三公里。就是说，敌人的前锋部队，距离杨军他们守着的第一线阵地，还有十二公里。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地守在战壕里，必须在四天以后，才能跟敌人见面交锋，杨军他们的刺刀，才有溅上敌人血迹的机会。打惯了出击战的部队，变换到阵地守备战，精神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时间在睁眼的睡眠中过去，看不到敌人的影子，伤不到敌人的皮毛，在杨军他们看来，这不是战斗，说是战斗，也是一种令人恼气的战斗。

叫人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

在当天的夜晚，他们奉令举行第一次出击。

沿着淤河滩向前摸进，河水哗哗地流着，像是悲愤的低诉。夜空里，繁星缀满蓝天，较之置身在不见天日、身子不能立直的掩蔽部里，这时候，他们真是回到海阔天空的世界里来了。秦守本特别显得活跃，他的一只手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只手拿着手榴弹，他心里说：“这种打法，我死了也甘愿。”河滩上没有路道，潮水刚退下去，滩边又烂又滑，腿脚不时地陷到滩淤里去。

二排长陈连带着五、六班，绕道堤西的田野前进，杨军的一个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在堤上一个独立的饭棚子跟前，他们发现了敌人，正要扑将上去，敌人的汤姆枪却抢先开起火来，子弹从他们的头上掠过，穿入到河水里，发出嗤嗤的声音。金立忠一个快步冲上河堤，机枪的两只爪子抓住一个被砍伐了枝干的杨树根子，随即喷出鲜红的火花，射出了密集连续的子弹。一个班的敌人，被打倒了三个，摔倒在堤边上，有一支汤姆枪，从死了的兵士手里，飞到离尸体五步以外的地方，继续把它肚里的几发子弹打完。没有死的敌人，就慌乱地回头狂奔，嘴里发出听不清字音的惨呼悲喊。杨军、张华峰、秦守本他们追上了

去，金立忠的火力，跟在敌人的屁股上凶猛地追击着。副班长带的下半班，和排长陈连带的两个班，几乎同时包抄到敌人的前头，拦断了敌人的归路。敌人有的死在路上，有的惊魂丧胆地跳到淤河里去，淹死了。一个班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死，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血，浸湿了他的灰黄的军衣，胸前印着“灵”字的符号，也溅满了血污。当把他抬走的时候，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大声哭叫着说：

“你们赶快把我打死！打死！”

走了没有几步，他就死了。

二

两天以后，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杨军的一个班，只剩下五个人，副班长带的下半班，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一百磅的炸弹，全部牺牲了，酱黄色的发着油光的泥土掩埋了他们。杨军的左肩，楔入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片。他刚刚发觉自己受了伤，敌人步兵的第七次冲锋，到达了他们扼守着的战壕附近。来不及包扎伤口了，他和他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迎着敌人冲了出去。前进了一段之后，杨军凭据着单人掩体，忍着伤痛，把枪口对准着敌人射击。他看得清楚，他射出的子弹，穿进了正在向他面前奔来的兵士的肚腹，那个兵士的身材很高大，光秃着脑袋，手里拿着一支汤姆枪，在中弹之后，还向前跑了四五步，才抱着肚子倒下去。这时候，杨军的头脑，比坐在掩蔽部里清醒得多，对他的射击的准确性，充满以往所没有过的信心。“又是一个！”他的心头漾起了一种杀敌致果的快感。一个赤红脸高鼻头的敌人，在离他三十来米的地方，脑瓜攒倒在一棵树桩子上，血从口里喷吐出来。敌人的冲锋队形是密集的，真像是一窝狂蜂，低着头，躬着身子，看样子是受过最严格的训练，向前跑步冲锋的时候，竟还保持着先后层次，前头的总是跑在前头，后头的总是落在后头。大概是个军官，在杨军面前一百五十米远的一道矮墙后面，不时地冒出头来，举着手里的驳壳枪，“砰砰叭叭”地射击着，嘴里大声喊叫：“冲！冲上去！不许回头！”在他督战的枪声和喊声下面，兵士们冲进了几步，又伏下身子，头脸紧紧地贴到地面上，躲避着迎面射来的子弹，他们

还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看后面的人跟着冲上来没有。这样冲锋的阵势和速度，使得杨军能够从容地观察敌人，从敌人群中选择他的射击目标。

那个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来，他连续打了十多发子弹，喝令扑在地面上的兵士们，爬起身来继续冲锋。杨军没有让这一眨眼的良好机会滑过，他扣了一下枪机，一粒子弹从枪口飞了出去，矮墙上那个军官的头，从此就不再冒露到矮墙上面来了。全战壕的战士们，和出膛的子弹一样，猛地飞蹦出去，完全忘却了上空的敌机正在嚎叫着扔下两三点般的炸弹，他们急风骤雨似地扑向了敌人。敌人从地面上慌张地爬起来，有的回头就跑，有的爬起来又扑倒下去，有的对着向他们反击的队伍，颤抖着身子胡乱射击。杨军、张华峰冲在最前面，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

像前天夜晚那样的小出击，在杨军的战斗生活里，至少有过三十次。敌人在八个小时内举行了七次冲锋，在这第七次冲锋的时候，来一个凶猛的反冲锋，对于杨军确是当了五年战士的头一遭。他感到很痛快，也很新奇。“这样的战法很有味道。”他的心里，有这样的感觉。胜利的愉快，压服了肩部创伤的疼痛，在矮墙附近，他又打死了一个向他扑来的敌人。

他终于瘫软下来。高速度的奔跑和伤口的流血过多，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撑持的力量，昏倒在矮墙底下。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他虽然还很清醒，但脸色已经苍白，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他缓缓地呻吟着，嘴里非常干涩，口唇不住地掀动，在强烈的阳光下面，他闭上眼睛躺在地上。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他又张开沉重的眼皮。

淤河东岸的一个小庄子，落下了敌人的硫磺弹，房屋和草堆正在燃烧，浓烟随着风势吹拂过来。他想爬起身来，他从腰眼下抽出麻木的右手，和他的臀部同时用力，按着坚硬的地面，紧紧地咬着牙关，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但是，他没有能够如愿，他又跌倒下去，仍旧躺在矮墙底下。喘息了一下，他摸着挂在腰皮带上的水壶，想得到一口水喝，用力摇晃一下，水壶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了，水壶碰到枪杆子上，发着空洞的声音。“没有水了。”他喃喃地说道。他把贴在地面的头，歪向左右两边望望，没有什么动静，大炮不响了，枪声也很稀疏，除去在他的右前方淤河边上横着一具敌军士兵的尸体以外，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这时

候，他突然感到孤独和不安。“我不行了吗？”他心里暗自地问着。稍隔一会儿，突然一阵枪声，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他本能地爬了起来，全身生发起一股热力，好似一盆烈火在燃烧。他的眼前出现了在十几分钟以前看到过的那个敌人的形象。他确信没有看错，是脑袋冒到矮墙上面被他一枪击倒的那个军官。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快慢机，枪上的烤蓝一点没有磨退，耀着闪闪的光亮，军官的眼睛也在发光，血从头发丛里经过鼻子、嘴唇，流到他的脖子里。军官好似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正是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仇恨从他那发着紫色的眼珠显露出来，他的一只手抓住矮墙的泥土，竭力地撑持着身体，一只手举起枪来，食指在枪机上连连抖动，朝着杨军射击。可是，没有一颗子弹射出来。他焦急而又失望地靠在矮墙上，考虑着用别的什么手段重新对付他的敌手。杨军在敌军军官举枪向他射击的时候，迅速地把身子向旁边闪让一下，不料一块砖头绊了他，他踉跄了两三步，才站稳了脚跟。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还会发生这样一场白刃战。杨军清楚地知道了敌手的弱点，不是枪坏了，便是枪膛里没有了子弹。他停顿了一下，抱住他的枪托，举起闪光灼灼的刺刀，冲到矮墙的那一面，转过身子，拼力地朝着军官的胸口刺去，由于用力过度，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刀锋侵入的地方，距离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二寸到三寸光景。杨军急得头上迸出了豆大的汗珠，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进行第二次刺杀，军官却颓然地倒了下去。杨军吃力地把刺刀从墙肚里拔了出来，头比先前晕眩得更加厉害，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完了，瘫靠在矮墙上喘息着，好似刚才的敌军军官站立着的那个姿态一样。

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在一个炮弹坑旁边跌了一跤，膝盖碰出了血，裤筒子卷到大腿上，伤处裹着纱布，攀着张华峰的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到矮墙跟前。

他们扶着杨军回向阵地，在走了十多步以后，杨军突然停止下来，说道：

“把那个军官弄来，他没有死！”

“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秦守本晃着崭新的快慢机说。

“把他弄来，是个军官，他还是活的！”杨军坚决地说。

“不死，也快断气了！”秦守本还是不愿意回去。

“我去！”张华峰说着，跑回到矮墙那里去。

三

淤河的水，淤河两岸发着油光的黄土，高高的白杨，一棵老白果树，精心构筑的守了八天八夜的战壕和掩蔽部，战士们含着眼泪和它们告别了！

战士张华峰、金立忠、秦守本和弹药手周凤山四个人，两天来，连续地向北走了一百二十里，仅仅在昨天的中午，倒在田野上的秫秸^①丛子旁边，为着躲避敌机的扫射，睡了三个钟头。

秦守本感到十分疲劳，他的枪和米袋子全都压在张华峰的肩上，就这样，他还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随时随地都想歇息下来。本来，他是一个喜爱说话的人，这两天，在四个人里面，他却成了最沉默寡言的一个。

吱吱嗥叫的独轮车，三轮大牛车，载运着米粮、被服和弹药，骡马驮着扎成一捆一捆的枪支，它们有的没有了机柄，有的缺少了枪托或者断了枪筒。牛车的货物堆上，间或有几个战士坐着或者躺着，其中的一个战士在上面沉沉酣睡，他的两条腿悬挂在货物堆的边缘上，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摇摆着，看来，他随时都会从上面滚跌下来。赶牛车的农民，不住地把手里的鞭子打得脆响，吆喝着牲口迅速前进。一辆牛车忽地停在路上，而前面并没有什么障碍。赶车人手里的鞭子，虽然打得“格叭格叭”地炸响，靠左边的一条黑犍牛，却怎么也抬不起腿来，嘴里不住地流着白色的涎水。“你打它呀！”坐在车顶上的战士对赶车的人说。赶车人手里的鞭子还是扬向空中，不肯落到牛的身上。他叹了一口气，低声地说：

“它委实是累了！”

抬着重伤员和重病员的担架，成队的战士和三三两两失去联络的、轻伤轻病的战士，掉队落伍的战士，穿插在车辆、骡马的行列里走着。他们各走各的，谁要快些就快些，慢些就慢些。在一个庄口的桥边上，立着一

^① 秫秸就是高粱秆子。

块黑门板，上面拥挤着粉笔写的字迹和贴着的字条，那些是各个部队对他们本队人员联络地点的通告。门板前面，挤满了人，因为天已傍黑，手电筒的电光，在上面闪来闪去。

张华峰挤到人丛里，在黑字和白字里面来去寻认了一阵，没有见到他所属的团、营、连的联络通告。他失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从腰皮带上解下五寸长的小旱烟筒，吸起烟来。金立忠和周凤山卸下背包，坐到张华峰旁边的地下，秦守本的背包摆在张华峰的面前，他连稍稍把背包朝旁边移动一下的力气也使不出来了。他坐到他的背包上，脊背倚靠在张华峰的腿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火线上撤退下来，他们一直保持一种沉默状态，他们心里都有好多的话要向外倾吐，可是谁都不说什么。他们互相看看望望，头就不由得低下去，全班十二个人，八个不在一起了，班长杨军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其余的七个，为着神圣的革命事业，捐献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头感到痛苦和悲凉，在这样的情形下面，谁爱多说一句话，谁要对谁再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罪过，他们四个人都有这种情绪。他们坐在那里，至少有二十分钟，五辆牛车从石桥上滚了过去，那辆黑犍牛拉的掉了队的大车，也已缓缓地跟了上来，骡马过去了几十匹，他们却还是不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说一声“走吧”。由于有七八个人到居民家里烧起饭来，引起了他们饥饿的感觉，张华峰摸摸身上两条空了半截的米袋，用他的眼睛向同志们问道：“我们也去烧饭吃吧？”秦守本站了起来，好似许多话并到了这一句话里，突然大声说道：

“烧饭吃！肚子叫了！”

他们走进一个居民家里，把桌上的一小盆山芋茶，你一碗我一瓢，一股劲喝得精光。

鸡栏和猪栏全是空的，房间里打扫得很洁净，所有的家畜、衣物和粮食，全都弄走了。

房主是个七十多岁的白胡老爹，他对他们说：

“家里人都走了！没人帮你们做，也没什么给你们吃！”

他从火塘里扒出几个烤熟了的红山芋，送到战士们面前的小方桌上。

周凤山烧火，金立忠淘米，张华峰向锅里倒水，秦守本没有动手，坐